

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明季北略 第九卷 崇禎六年癸酉

周延儒罷相

先是元年三月，周延儒為禮部右侍郎。

二年十二月入閣辦事。至是正月，為宣府閱視太監王坤所劾，上疏乞罷。不允。

左副都御史王志道上言：「王坤內臣，不宜侵輔臣。」

上詔郡臣於平臺，謂志道曰：「遣用內臣，原非得已，朕言甚明。何議之多也？昨王坤之疏狀，朕已責其誣妄，乃廷臣舉劾，莫不牽引內臣。豈處分各官，皆為內臣耶？」

志道奏曰：「王坤直劾輔臣，舉朝惶惶，為紀綱法度之憂。臣為法度惜，非為諸臣地也。」

上曰：「廷臣於國家大計，不之言。惟因內臣在鎮，不利奸弊，乃借王坤疏要挾朝廷，誠巧佞也。」因詰志道者再。

延儒曰：「志道非專論內臣，實責臣等溺職。」

上色稍霽，曰：「職掌不修，沽名立論，何堪憲紀？」立命志道退，延儒遂放歸。

知推官員

二月，諭吏部：「舉潛修之士。科道不必專出考選館員，須先歷知推，垂為法。」

先是，館員多選庶吉士。至是，以時方多故，欲知郡邑利弊，而重知推，亦時事之一變也。

內官監紀

五月，諭兵部：「流寇蔓延各路，兵將功罪應有監紀。」時命太監陳大金、閻思印、謝文舉、孫茂霖為內中軍，會各撫道分入曹文詔、左良玉諸營，紀功過、催粗餉。仍發內帑四萬金、素紅蟒段四百匹、紅素千匹，軍前給賞。

用內官為監紀，即唐之魚朝恩觀軍容使也，其失甚矣。嗚呼！朝廷雖乏人，奈何使刑餘之人，與知軍國重事矣！

山西賊

三月十五日丙午，山西兵擊賊於陽城北。時，張道濬得罪，家居，設伏於三纏凹。賊至，伏起，生擒滿天星。巡撫許鼎臣，獻俘闕下，奏道濬功第一。

四月五日丙寅，賊陷平順。

二十四日乙酉，曹文詔敗賊子於陽城。

五月二十九日庚申，文詔襲賊於偏店，賊盡南奔。諸將會兵逐之，奪馬驟數千，賊自邯鄲南走。

六月，賊陷河順。

七月六日丙申，陷樂平。

十一日辛丑，陷永和，旋陷沁水。

十月，賊至寧晉，尋據五臺山。其中薪儲皆具，險阻足守，官兵不敢擊。

河南諸賊

賊在河南，沿山州縣，無處不到。

正月十五日丁未，左良玉敗賊於涉縣之西，斬其渠賊，望其旗幟皆靡然。賊勢尚熾，謀犯河南，副將芮琦戰死武安。

二月，賊踞林縣山中，饑民相望而起。良玉敗績於武安，兵七千先後失亡殆盡，中軍曹鳴鶚陷沒趙塞。河南賊益熾，長驅保定，兵備虛象昇禦卻之。

三月，詔總兵鄧垹將川兵二千，益以土司馬鳳儀兵，馳赴河南。未幾，鳳儀敗歿，賊入清化。遊擊越效忠登屋擊賊，墮地死。遊擊陶希謙在武安出禦賊，會日暮移營，賊乘之，落墜死。左良玉馳救清化，賊方去。後馳武安，勝之於三井，獲賊首小秦王。曹文詔自晉來援，涉勝於毛嶺。

四月，河西賊自輝縣入清化鎮，所在守將敗歿，部臣以河南不塞太行之險，揖盜使入，撫臣不得無罪。

五月，河北賊陷涉縣，賊盡至磁州，眾十餘萬，長可達五六十里。總兵鄧垹與良玉會兵彭城，尾至林縣之清池柳泉，擊敗之，殲其尖騎九天聖等八十一人。其分股犯衛輝者，巡撫元嘿自乘城以卻之。

六月，川兵潰於林縣，潞王告急。

辛酉，左良玉破賊於懷慶，賊盡奔太行山，參將湯九州領昌平兵至豫。時，賊為鄧、左、周爾慶三家兵所迫，方從林走輝。九州自涉來林，闖賊之中堅，勝於馬鞍山，斬賊首混天王。賊從林奔懷濟，鄧、左追擊，大敗之。賊奔潰沿河，從溫孟至武涉，遂入山，復回林縣。時，湯九州駐兵水冶，居安、林、磁、武四邑之要路。

七月，賊屯彰德，復以閻思印同總兵張應昌合剿，分陽知縣費甲鏢，以供應逼迫投井死。

八月，有陽邑鎮、科泉、清涼山、九龍山、王凱塞、原康村、湖南七捷，斬獲賊目混天猴等，湯九州功居多。左良玉有河村柿、黃山、八特三捷，俘斬新立一字王、殺盡王等。周爾敬有都里、馬鞍山二捷。是月，京營副將王樸，以禁旅六千至彰德。

九月，有原康、置底、涉縣三捷，斬獲飛天聖等。兵勢大振。賊棄妻子走北，奔五臺山，既而復回。京營尾於後，湯、左扼於前，京營勝之於亢侯、石坡、牛尾，湯兵勝之於青店、沙岡，賊勢窮迫。

十一月，賀雙全、新虎等因京營乞降，然焚掠如故。湯九州在林縣連戰三日，勝於兩岔口，再勝於安陽夏村，又勝於旁坐寨清涼山。共擒斬四百餘級。左良玉又勝之，斬二百級。晉兵曹變蛟亦勝之於涉縣，守備許志忠、孔道興等，並力進剿，賊前隊已連夜走濟源、垣曲，遂以二十四日乘冰渡河而南。

二十六日，破澠池。

十二月朔己未，破伊陽。

初二庚申，又破盧氏。賊渡河後，殺掠更慘。初，止左帥一軍尾後，雖有盧氏銀河溝、刀環川柳泉之捷，而賊眾四掠，維陽、新安、陝州、靈寶、閩鄉、盧氏、永寧、汝州、魯山、葉縣、舞陽、遂平、確山、信陽、南陽、裕州、沁陽、桐柏、浙川、新野、內鄉等州縣，賊無不至。

十二月十九日。賊至鄆城，勢逼開、歸。會日暮雨雪，巡撫元嘿起湯九州於床曰：「事急矣，宜乘夜襲之。」殺即晚勝之於吳

城鎮，追殺六十里。殺賊盈野，斬四百餘級，明日，又追及於橫鎮，斬六百餘級，皆殺賊強壯。

二十日，左帥有保安之捷，有趙左之捷，又有平上關黑山之捷，至七年甲戌正月初一日，巡按劉令譽督京營有牛蹄灣之捷，出其不意，斬級逾千。得此三路大捷，賊始狼狽走楚，河南乃寧。

蓋賊最畏曹文詔，其標將曹變蛟更驍勇，時為之謠曰：「軍中有一曹，流賊聞之心膽涼。」次左良玉、湯九州；若京營兵，賊甚輕之。

是年三月，蜀賊寇百丈關，官軍敗沒。

九月己亥，張應昌敗賊於平山，獲賊首張有義，即一箋燈也。

賊犯湖廣

十二月二十二日庚申，賊假通香客犯鄖西。二十五日癸巳，陷上津。

鄧祖禹罵賊

鄧祖禹，字又元，湖廣蘄水人，習騎射，中萬曆己未武進士，選瀋陽守備。未幾，大清兵至，祖禹入陣多格殺，中矢墜地將死，夜半乃甦，呼城入，負矢如蠅，創甚，遂告歸。尋起宣府守備。

崇禎初，京城困，申甫全軍皆沒。祖禹提兵遇於蘆溝橋，殊死戰，勢稍卻。晉涿州副總兵，流賊亂，移鎮黃德，尋守孝感，忽報應城破。巡撫檄：「往援。」所攜止七百人。比至，寂然，甫入城，相度，賊四面掩至，圍數重。

祖禹破圍，退保西門外，顧左右曰：「吾受國厚恩，誼當血戰以報皇上。突圍得出，幸也，不則以死繼之。復何言？」圍堅不得出，遂被執。

賊素敬祖禹，解其縛，治酒安上坐，且羅拜曰：「須公為我作一主盟。」

祖禹曰：「朝廷福大，諸賊何敢如此？」

賊請之至再。

祖禹罵益厲，曰：「若此，須換卻肝心。」

張獻忠怒曰：「換卻汝心肝，亦不難也。」

遂呼眾曳出，縛大樹上，剖心剝肝殺之。

附記

高迎祥距楚九十里安營。楚都督鄧祖禹率總戎張全昌、副將楊世恩、先鋒鄧天河、參將李文雲、遊擊朱世盛、坐營王可貞、把總鄭新參、千戶金得功、百戶馮迎勝、哨■畢烈英等，以五千人進，追殺二十里。

迎祥將遁，馬守應曰：「再戰不勝，走未晚也。」遂率眾與鄧天河戰。守應被鞭走，天河傳令發七砲，擊傷甚眾，驅兵追逐。迎祥大懼。羅汝才舉刀砍天河，天河挺槍迎戰，汝才佯走，天河逐之，汝才密取箭射中眉心，天河墜馬，被賊斬首去。

祖禹嘆曰：「吾子勇冠三軍，今乃為國傾生，惜哉！」復督張全昌進兵，止千人，與賊將過天曉遇，即敗。更遣楊世恩總兵禦之，不戰而走，為滿天星追獲，而降。

祖禹怒，親率眾出，忽風雪大作，士卒寒慄，火藥盡濕。

祖禹仰首嘆曰：「天何困英雄若此？」遂冒雪突前。

混世王被鐵簡擊回，劉國能斂傷左足而敗，整世王復擊背走。

迎祥大駭，悉眾出戰，遙謂祖禹曰：「倘將軍不鄙，願求為帥，幸尊裁之。」

祖禹大怒曰：「逆天叛賊敢胡論耶？吾忠心報國，特來剿汝。」於是朱世盛、李文雲七將出戰，賊營混天王、掃地王等九人圍之，搏戰良久。賊眾突進，八將被擒。

迎祥親釋祖禹縛，羅拜曰：「誤犯尊顏，望乞恕罪。願將軍為總主，萬勿過辭。」

祖禹辭曰：「吾赤心報國忠臣，豈負聖主投賊乎？」

迎祥再三諭之。祖禹罵不絕口。

迎祥大怒，叱左右縛之，且曰：「取他心來看，果赤否？」

祖禹出嘆曰：「妻子已矣，所恨老母不得見耳。然自古忠臣為國忘家，莫不如此，予亦何憾！」

須臾，剖心獻上。迎祥見之，亦嘆曰：「真忠臣也。」命瘞之。

餘七將俱被殺，士眾悉降，收總兵汪見國，擒德安府應城縣令張紹登。紹登手指賊大罵，賊怒磔之。一時義焉。既殺紹登，縱兵肆掠。

前出正錄謂獻忠，而剖心則一，況張、高俱賊魁也。

陳奇瑜威著關陝

八月二十八日丁亥，陝西敗，攻隆德，殺知縣曹彥芳，分守固原參政陸夢龍，戰於綏德城下，死之。

十二月二十七日丙戌，賊陷鎮安。時秦賊既盡入晉，流突畿輔、河南至數十萬。而延綏賊首鑽天哨、開山斧，猶據永寧關前，阻山險，下臨黃河，負固數年不下。延綏巡撫陳奇瑜，謀取之，乃陽傳總制檄發兵簡眾七千人抵延州迎，潛師疾走入山，賊不虞大兵至，倉皇潰逸，焚其巢，縱擊斬首千六百級，二賊死，分兵擊賊首一座城，斬之。延水賊悉平，奇瑜威名著關陝。

誌異

正月朔癸巳，大風霾，日生兩珥。

二月癸亥朔，建昌軍家，生豕一首二身，八蹄二尾。

六月河南大旱，密縣民婦生旱魃，澆之乃雨。

八月，襄城縣莎雞數萬自西北來，莎雞固沙漠產，今飛入塞內，占者以為兵兆。

十一月初八日甲辰，洮州衛地震。

二十四日壬辰，定遠堡龍洞內銅鼓有聲，甲寅又有聲。

先年奢寅敗，聲聞三日。崇禎二年有聲，東兵犯永。是歲陝西、山西大饑。六月二十四日大風，下午益烈，雨五六寸，水頓長三四尺，牆壁多倒，有壓死者。風聲如雷，大楊盡拔，門首橋板重三四百觔，飛起落河中。凡異風猛雨一晝夜，次日黎明始息，天

色陰慘。予過橋南，見鵲多死田塍下。江湖河海間，人死無算。靖江夜半，江水氾溢入城，陷半壁。二十五辰時方退。城外人多死。通州、瓜州等處皆淹，自南都下至杭州，雖或無雨之處，而風俱甚大。六合縣無雨，而水亦長五六尺，松柏多拔。時予年十二，從家孟伯雄讀書廳左，聞風刮烈，頗怛。先君子嘆曰：「歲其歉乎！」

昔康節先生於河南府天津橋聞杜鵑聲，即知南人作相，禽鳥固得氣之先者。今襄城為開封屬邑，而莎雞飛入，地氣自東而南矣。殆大清得中國之徵乎！當不止兵焉已也。